【菩提道上】 釋自敦

痛

跟著法師走到保健室途中，再回想自己剛才出現的念頭，不禁愕然！不過就是被木頭打到，在身體上產生的感覺，念頭怎麼一下子就跑了十萬八千里，像滾雪球一樣，愈滾愈大，成了內心一團莫名其妙的痛苦與悔恨……。

那年，我利用假日到香光寺，正好碰上寺裡的「大出坡」。

法師告訴我星期天是「大出坡」的日子，在這天，大家會一起通力合作，來完成平時一兩個人無法完成的工作。那天是要把居士送來或長或短、或粗或細的木材廢料，裁割劈鋸成適合燃燒的薪柴。

早齋後，法師們穿戴上出坡用的圍裙、手臂套和手套，全副武裝地集合在柴房，經負責法師說明分工及流程後，大家便立刻動手工作。不知道是大家的行動喚醒了朝陽，還是陽光更激發了大家的活力，只知道在陽光的照耀下，我看到「巾幗不讓鬚眉」的具體展現：有人用鋸木機，有人用電鋸、柴刀，有的負責運輸，有的負責堆柴……，神情一派瀟灑自在。鋸木機「ㄐㄧㄐㄧ」的聲音，是背景音樂的基調；堆柴時發出木柴碰撞的「ㄎㄨㄎㄨ」響聲，表現出行板的節奏；間或發出的吆喝聲和笑聲，則是高低起伏的音符。人聲、劈柴聲、馬達聲，聲聲入耳；而木材的馨香也伴著木屑和汗味，陣陣入鼻。

中午時分，來山的信眾漸漸多了，當他們走進山門，看到這群並不高壯的法師們頭頂著太陽，舞弄著柴刀、電鋸，莫不露出驚訝的眼光。「阿彌陀佛！」「回來拜拜、禮佛哦！」法師們聲聲親切的招呼，才化解開他們訝異的表情，有的小孩好奇地跑過來摸摸木材；有的男居士順便指點一下使用電鋸的方法；女居士則關心地問：「熱嗎？辛苦嗎？」

要不是我決定上山來當「行者」，準備出家，大概沒有機會來玩這些「傢伙」和木柴，更不會看到眼前這一幕幕有趣的情景。由於以前沒做過，所以覺得非常新鮮，一邊摸索著如何使用柴刀，一邊想著：「如果沒有上山，星期天此刻我若不是還賴在床上，不然就是倒在沙發上看電視吧！一個決定便使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世界。」想到此不禁莞爾，手中的柴刀也順勢劈下，「啪！」木材應聲而斷，不料因力道太大，木柴彈跳了起來，正好撞到嘴唇。頓時，我腦中一片空白，接下來就是一個感覺：「痛！」

好痛！實在太痛了！痛得眼淚都流出來了！不好意思讓法師看到，趕緊伸手擦拭，卻又忍不住痛和眼淚。霎時我好氣自己，在心裡罵自己：「沒事不在家中吹冷氣、睡懶覺，跑來這裡幹粗活、受苦受難，真是自討苦吃！」這麼一想，更是痛得止不住眼淚。

旁邊的法師見我停下了動作在揉眼睛，趕緊跑過來看我怎麼了？「啊！你受傷了！走！我帶你去保健室擦藥。」法師

鎮定又果斷的語調，打斷了我痛悔交雜、紛亂的思緒，念頭停止下來，就只剩下嘴唇的痛感。

跟著法師走到保健室途中，再回想自己剛才出現的念頭，不禁愕然！不過就是被木頭打到，在身體上產生的感覺，怎麼種種念頭一下子就跑了十萬八千里，像滾雪球一樣，愈滾愈大，成了內心一團莫名其妙的痛苦與悔恨。而且這點痛只要擦擦藥就好了，這和沈溺聲光娛樂後的空虛、人生目標的茫然、職場上爭名奪利的鬥爭、親情與愛情等關係的拉扯所產生的苦感，相較起來，只不過是一點點的小痛罷了！而這點痛都無法忍受，更別提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無常、在六道中往返輪迴的痛苦了。何況，若不改變自己一向在感覺上加料、膨脹的反應模式，學著如實觀察的話，像今天一樣的痛苦不知要重演多少次，就算下山去能過得舒適安逸，總有一天還是會死得不明不白，不知道會去那裡輪迴受更大的苦呢！

法師把藥拿給我，看我兩眼發直，關心地問我：「嚇著了嗎？」我搖搖頭，想想不對，又點點頭。法師大概看我一副傻樣，怕我不會自己擦藥，便幫我塗起藥來，還問我：「痛嗎？」我皺著眉頭、咬緊牙關，從齒縫中迸出：「不痛！」法師大概沒聽清楚，邊擦藥邊對我說：「你待會兒就去休息好了！」我再度搖搖頭，心裡大聲地對自己說：「不！我要繼續！我還要把平時一個人沒辦法處理的煩惱，在這個時候把它劈成燃燒的薪柴！」